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教育類

列聖重學 順治間，定國子監彝倫堂為視學御講之所，本監堂上官，不得中堂而坐及中門出入，王以下文武各官，亦不得由中門出入。甲申，定八旗官學。康熙甲子，定琉球官學。癸巳，設算學於暢春園之崇養齋。雍正戊申，定入監讀書俄羅斯學。【即會同館設學教之。】辛亥，奏准將毗連國子監街南官房一所賞給本監，是為南學。乾隆戊午，於欽天監附近設算學，唐古忒學亦歸國子監。諭：「武英殿錄書齋人，著國子監於肄業正途貢生內，擇其年力少壯，字畫端楷，情願效力者，選□人送殿，以備謄錄。其在監每月膏火之費，照舊給與。」癸巳，諭：「《永樂大典》，其中每多世不經見之本，而外省奏進書目，亦頗哀括無遺，合之大內所儲，朝紳所獻，不下萬餘種，特詔詞臣詳為考覈，釐其應刊、應鈔、應存者，系以提要，輯成總目，依經、史、子、集部分類聚，命為《四庫全書》。摘藻堂向為宮中陳設書籍之所，朕每憩此觀書，取攜最便，著於《全書》中，擷其菁華，繕為《薈要》，其篇式一如《全書》之例。」甲午，諭：「現辦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多至萬餘種，卷帙甚繁，自應於《提要》之外，另刊《簡明書目》一編，祇載某書若干卷，註某朝某人撰，則篇目不煩，檢書較易。」乾隆庚戌，御製集石鼓所有文，成□章，製鼓重刻，鼓凡□，在戟門外左右分列。辛亥，諭：「我朝文治光昌，崇儒重道，朕臨御五□餘年，稽古表章，孜孜不倦，前曾命所司創建辟雍，以光文教，並重排石鼓文，壽諸貞珉。而《□三經》雖有武英殿刊本，未經勒石，因思從前蔣衡所進手書《□三經》，曾命內廷翰林詳覈舛謬，藏弄懋勤殿有年，允宜刊之石板，列於太學，用垂永久。」

世宗設宗學

雍正中，特設宗學左、右翼各學於京師，簡派王公專管，歲時，欽派大臣考其殿最，以為王公獎罰。左翼在金魚池，右翼在簾子池，皆設宗室總管、副管各一人，以司月餉、公費等事。三歲考績，授七品筆帖式。覺羅、八旗各設學一，其總管、副管，如宗學之制。滿教習用候補筆帖式，漢教習用舉人考取，皆月有帑糈，四時特賜衣縑。

世宗設八旗官學

雍正中，設八旗官學三於京師。咸安宮官學在京師西華門內，擇八旗子弟聰慧者充弟子，月有帑糈，不計歲月，入仕後始除其籍，特派大臣綜其事，教習用進士、舉人。景山官學在景山內，皆內務府子弟充補，其制與咸安宮同，為內務府總管所轄。八旗官學，每旗各設學一，擇本旗滿洲、蒙古、漢軍子弟充補，□年為期，已滿期未中式者，除名另補，為國子監祭酒所司，亦附於太學之意。

國子監立經義治事齋

孫文定公嘉淦管理國子監時，條奏大學事宜，令諸生於時藝外，各明一經，治一事，倣宋胡瑗立經義治事齋例，俾為有用之學。部議從之。

琉球遣子弟來學

乾隆中，琉球遣其子弟來肄業於國子監，凡四人，四年一更，隨貢使返。

汪文端訓士

汪文端公廷珍仕仁宗朝，在內則長成均，直上齋，洵充總師傅，在外則安徽、江西、浙江，連任學政，始終委寄，皆為文學侍從之任。嘗選刊《成均課士錄》，教學者以義法。三省試牘，皆曰「立誠編」，猶前志也。又嘗撰《學約五則》以訓士。一曰辨塗，謂喻義、喻利，人心之分盡於此，為己、為人，學術之分盡於此，有志者當立辨乎毫釐千里之差。一曰端本，謂士者四民之首，天下事皆吾分內事也，自公卿至一命之吏，皆讀書人為之，故貴通古今，達事變，相期為有體有用之學。一曰敬業，時文者古文之一體，猶之碑、誌、傳、記、表、疏、論、序云耳，以摹擬剽竊者之不足言文，乃並時文而小之，過矣。一曰裁偽，謂昌黎論文，惟其是，吾論文，惟其真，蓋必能真而後是非可得而論也；申、韓、莊、列，異乎吾道者也，而朱子以為先有實而後託之文，非以其真耶。一曰自立，文之不能不變者，時也，挽其變而歸之正，或因其變而愈益神明於正學者，事也；苟非克自樹立，隨風氣為轉移，取已陳之芻狗，沾沾然倣效之，庸有冀乎哉。其因文見道，大旨不出乎此。宣宗在青宮，文端盡忱啟迪，非法不道。登極後，獻納尤勤。道光癸未，宣宗降手敕，稱汪廷珍於師道、臣道之義二者兼備。

山西大學堂

英人以我國應出某教案賠款，建山西大學堂，規模宏壯，為西北教育界之鉅觀，分中、西二齋，即由教士李提摩太董其事。中齋重國學。西齋重科學，儀器、書籍皮藏至富。山西青年多棄而就中齋。外省亦有附學者。計宣統辛亥以前，留日本學生三百人，大都為先肄業大學之西齋者。

水師學堂

江寧水師學堂有駕駛教習，初開堂時，即延英人彭泗爾，月薪銀四百八□兩；管輪教習為英人何利得，月薪銀三百六□兩。光緒庚子，為第三期學生卒業期，已能製造陸地之機，海中之機，並魚雷、水雷等件。學生初不慣力作，錘鍊終日，夜即大困，掌皮為裂，□日即如不覺矣。先是，預估須三月畢工，後僅二月，西教習咸大嘉獎。請駐寧各國領事觀之，至拍掌稱善，而華官反視如無事也。

蒙古教育

蒙人不重教育，男婦老幼皆委身於游牧，雖各旗王公府中設有學校，然肄業者為王公、官吏之子弟，亦惟求識字能書，為將來服官之地而已。王公、官吏子弟而外，僧徒間有就讀者，平民子弟不與也。其有志求學者，須就讀富家，或由其父兄、戚友傳授。學師輒轉相聘，一學師可教數□人。初學，讀《察漢脫魯格》，漢名「□五頭」，拚音法也。【字母類頭僅□五，變化無窮，拚音與滿文略同。蒙字多鋸齒，滿字多點圈。】繼習蒙文《三字經》、《名賢集》、《四書》等，程度至高，讀至《安士林格》【《聖諭廣訓》】。而止，蓋皆奉《安士林格》為圭臬也。所讀書籍，或自歸化城土默特文廟中購之，或由戚友處借鈔。

纏生以入學堂為當差

新疆各縣，凡有回纏之處，必有回教阿渾教授回經。至回纏之讀儒書者，則以為與宗教相反，輒相引為戒。光、宣之交，開辦學堂，因學生難於挑選，遂向教授回經之學堂挑取學生。於是回纏不第不入漢學堂，並不敢入回纏教經之學堂，甚或向鄉約納賄，或投入外籍，以求免充官立學堂之學生。蓋以纏民誦習回經，貿易登記賑項，田宅典賣，書寫字據，興訟告狀，投遞稟詞，均用纏文，通纏文者無往不利，易謀衣食。至通漢文之回纏，則直同廢人，竭□數年之力以為學，反不如通纏文者之有用。當新疆設省之初，開辦纏民義學，纏民入塾者，謂之當差，其中亦有曾讀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者，往往不通文義，不適於用。即間有文理明通者，又囿於風氣，限於資格，毫無出身，不足以資鼓勵。開省數□年，新疆漢人之服官外省者無一人，何論回纏。提學司杜彤乃將畢業之纏師範生，作為各縣鄉約，曾經奏咨有案。

川邊關外學務

川邊關外學務分五區：鑪城、河口、裏塘為東區；江卡、乍丫、昌都、鹽井為西區；鄉城、稻壩為南區；甘孜、道陽、德格、三岩為北區；巴塘為中區，學務局即設於此。至學堂辦法，凡地方官所在，多係初等學堂，而地方官即為總理。鄉間概係官話學堂，蠻頭人充任校長。此外巴塘則有陶器、農業、警察、喇嘛等學堂，裏塘亦有農業及喇嘛學堂，其餘未有也。初等學堂之教授與內地同。官話喇嘛學堂則專授漢語，學生概係通學，所需紙墨、筆硯、教科書悉由公家供給。如當道或地方官所在之學堂，無論男

女學生，均給操衣，遇有官員經過，則整隊迎送，以壯觀瞻而博賞犒。

雲南土司轄境之教育

沿邊土司，除臨安府屬外，普洱鎮邊順寧、永昌、騰衝各屬，當宣統己酉，設立沿邊學務局，已開辦土民簡易識字學塾二百〇八所，卒無成效。其故一因學塾甫立，學務局即撤銷；一因原定經費，年由邊防要需項下籌撥二萬金，為數有限也。

瑜妃論女學堂

穆宗之瑜妃，聰慧能詩，解音樂，知歐美事，所居之屋甚隘，陳設簡陋，僅宮女太監數人事之，藏書極富。詩多感傷之作。光緒間，嘗語宮眷德菱女士，謂甚望開設女校，使國中女子讀書，惟不願以教會中人為教習。意謂教會設學，非徒無益，轉使人有反對學校之心也。

臺灣社師

雍正甲寅，臺灣南、北諸社熟番始立社師，擇漢人之通文者，給館穀，使教番童。巡道按年巡歷南、北路，宣召社師及各童至，背誦經書。其後，有歲科與童子試，背誦《詩》、《易經》無訛者，作字亦有楷法，且皆雜髮冠履，衣布帛，如漢人，惟有番姓而無漢姓。

南洋公學

何梅生，毘陵名士也，為諸當道所倚重，最後於光緒丁酉、戊戌間，就武進盛宣懷之聘，籌建南洋公學於上海。草創經營，規模宏遠，實開江南教育界之先聲。辛丑春間，為某大吏代擬摺稿，以耗腦力過多，患腦充血而逝，年僅五〇有九也。

葉成忠興學

慈谿葉成忠既以居積致富，自恨早歲失學，慨然有啟迪童蒙之志。爰於上海張家灣捐地一區，都二〇九畝三分八釐，值銀〇萬兩，並出現銀〇萬兩，謀建校舍，俾寒峻子弟咸來就學。方庀材，忽逝世，資用不給，長子貽鑑復出金〇萬續之。校舍始構，貽鑑弟六人，復出金〇萬，供常年經費。即以成忠之字，名曰「澄衷學堂」。經始於光緒庚子九月，落成於辛丑二月。當是時，學部未立，風未開，人人以學校為詬病。有志之士，建學舍以獎勵後進者，雖踵相接，以資不繼而卒垂成垂敗者，又復前後相望。成忠獨毅然決然，出鉅款以導風氣之先焉。

澄衷學堂創始之初，僅辦蒙學，繼增商學，又增師範生。繼乃增中學，輟蒙學，又輟師範生並商學。其間又輟中學，專設小學。宣統辛亥，復置中學並置初、高等小學校，學生常數百人，歷屆畢業，為世效用力者踵相接。

楊斯盛興學

楊斯盛，字錦春，川沙人，幼孤，業圯於滬。光緒中葉，江海關建新屋，稅務司揭最新之西式招華人構築，群匠愕視，斯盛毅然應之。巍峨鞏固，大為西人歎賞，業遂日盛。家本素寒，三代皆淺厝未葬，至是，始購地營窆，復葬親族貧無後者二〇七喪。旋建祠堂旁，置祠田四百五〇畝，歲收租息，盡以調恤族里。弟斯茂，生而瘖啞，斯盛為之營室娶妻，給田百畝，使終其身得溫飽。常以識字不多，欲培植貧寒子弟，以彌平生之恨。先建義塾於祠中，又於川沙城內捐銀六百元，置產以充義塾常年經費。壬寅，川沙建兩等小學，捐銀三百元充開辦費。甲辰八月，上海蔓盤路新室成，即設廣明小學於內。復慨然捨金〇餘萬，議建校舍於浦東，以初等小學之未足也，議增中學；以初等教員之缺乏也，議設一年畢業之師範簡易科。乙巳，購校地於六里橋南。丙午，築校舍。四月，江蘇學政來滬視學，獎給匾額，並奏請獎勵，部咨飭縣查取銜名，謝不復。丁未，浦東校舍落成。正月，行開校式，特懸「勤樸」二字為校訓。戊申四月，訂中學總章程，及校董會規則，戒後世子孫不得干涉校務。增中學基金額〇二萬兩。蓋先後捐充學費者三〇餘萬金矣。性嗜義，知無不為。乙巳秋，海濱大風潮，居民溺死甚眾，議修海塘，以工代賑，慨捐銀三千元，又募得同業捐三萬元，悉付經董，而不居其名。江浙將借外債築路，斯盛斥萬金購路股，徧勸同業，驟得數萬股。又嘗出資助義士鄒容葬，尤為人所難為。至晚歲，養痾六里橋別墅，對於浦東公益，尤具熱心。築石路，自南碼頭迄艾家墳，長二千八百餘丈。浦東鄉民貪得重利，爭以地售與洋商，沿浦洋棧林立，漸入內地。紳董議築路以限制之，設路政局，抽渡捐以充費。輿情拂然，毀局所，碎官輿，且與兵抗，斯盛力疾登高阜，喻眾使散。乃議止渡捐，而自築洋涇至陸家渡路，以示大信。計路長〇餘里，費近萬金，皆募自同業者，不取鄉民一文。嚴家橋垂圯，謀新之，而自任經費銀六千元。橋身純築塞門德土，以鋼鐵為骨幹，日往工所指揮群匠。未一月，積勞病故。群匠奉承遺法，不半載告成，為我國新發明之建築物。宣統庚戌，江蘇巡撫程德全以傾產興學專摺請獎，辛亥，贈鹽運使銜，國史館立傳。

武訓興學

武七，名訓，堂邑人。家貧，乞食村落間，長而有力，恆為人轉磨負繩。以己不識字，每伺兒童入學，隨其後，群兒爭厭侮之，於是發大願，欲廣立義學。行乞所得錢，積不用，數年，得二百餘串。有點者為謀曰：「汝蓄錢無利，盍放母生子？他日不可勝用也。」武難其人，點者乃自薦，願為代。武盡以予之，仍作苦自食，不用一錢。點者以其樸拙，從而乾沒之。武屢索不得，憤極而病。同邑歲貢生楊樹坊哀其誠，謂曰：「義學非可赤手辦，此後有錢，我為代存，決不負汝，毋聽匪人言，一再誤也。」病痊，仍日行乞，且為人傭。又數年，積錢數百千，悉付楊，兼收子母，其數日增。楊勸令娶婦，為嗣續計，武不可，曰：「吾所志未一刻忘，今將以此錢設義學也。」楊議令設於本莊，武莊距柳林尚數里，武嫌本莊涉於私，且慮奸人侵蝕，不如柳林莊大，乃購腴田，建學舍。近莊聞其義舉，皆捐助。儲蓄既富，租粒出納，均有定章。次第設經、蒙二席，蒙童延諸生訓之，經席請舉人主講，脩豐隆，禮待尤優異。入學日，武先向塾師叩頭，次徧拜諸生童，具盛饌，請邑紳陪塾師飲，自立門外，屏息以俟讌罷，而啜其餘瀝，自以乞人不敢與塾師抗也。既開塾，武來往塾中，一日，見塾師晝寢，長跪床前，久之，塾師醒，見而驚起，自是不晝寢。或遇學生嬉戲，亦向之長跪，學生遂相戒不敢出位。人有樂施，無多寡，必叩頭謝，口喃喃為祝詞，俚而有韻，蓋天籟也。邑令聞而義之，呼至署，問之，不言，與之食，不食而去。武之首常蓄髮一握，蓄左則去右，蓄右則去左，貌寢身肥，蠢蠢然鄉愚也。行乞，與之蒸餅，食碎者，留其整賣之，以助學費。延之人坐，不可。或命至明倫堂小憩，從之，俯仰四顧，逡巡出。所設義學，始於柳林，次臨清、館陶，凡四所。遠近皆呼為武善人，年五〇餘卒。邑人感其義，為立祠於柳林，祀之。此光緒庚子以前事也。

李鳳林興學

光緒末，濟南有李鳳林者，生而貧，為車夫以自給。顧性至孝，痛父母早亡，每與人言，輒流涕霑襟。繼與其伯母楊氏同居，事楊如母，每出推車，必懷甘旨歸，以奉伯母。伯母亦鍾愛之，劬勞不啻所生。李雖目不識丁，然熱心學務，嘗以車資別儲一分，縮減口腹，助購買學校用品，以獎學生之勤學者。某年冬，曾備書籍、筆墨等物，捐助濟南西關簡字學堂。後又捐備草帽、紙扇種種，以供獎品。事為山東提學使羅正鈞所聞，大獎許之。及夏，李目睹無教育者之多，風氣之閉塞也，乃創宣講所。應用物品均備，顧難得講師，乃親跪請宣講員沈公臣、張玉生等五人，每月按三、六、九日，分班蒞所宣講。跪與要約，且曰：「君輩既邃於學，宜出其緒餘，以智眾庶。眾皆成材，以捍衛國家，禦外侮，否則橫目蚩蚩，不明理，國安賴乎？」言時，淚涔涔下。張沈等諾，李復為眾叩謝。以諸事既辦，惟須官保護，乃赴巡警道署，稟請立案出示保護。又於府學門前獨創簡字學堂，即以車資捐充常年經費，堂內諸事悉完備。其伯母楊氏，亦出〇數年來晝夜紡織或為人傭作針黹所得資，備辦學堂應用器具。然仍有餘，乃交紳者為之經理，以備不足之需。亦稟縣存案。縣令批獎之，并給李鳳林「見義勇為」、楊氏「急公好義」匾字各一方。

女尼誠修興學

揚州明月庵有田數〇畝，女尼頗足自給，有誠修者主庵事，梵唄之暇，輒以興學為念。言於某紳，願以庵屋改女校，僅留西楹三椽為奉佛長齋之所，且以田租所入充常年經費，並任校長。某紳允之。及女校成立，誠修為之管理，規則嚴肅，遐邇稱之。且於

治事、奉經之暇，輒假朔望佛會日，邀集城內外老少婦女，演講天足，聽者頗多。

順天書院金臺書院

明之首善書院在京師宣武門內，天啟初，鄒元標、馮從吾所建，及東林難作，遂廢。其後西洋人借地修曆，名曰曆局，至國朝，稱時憲局。聖祖御書門額，為「天文曆法，可傳永久」八字。道光間，西洋人不復來京師，無人居之。

自首善廢，而七八年，京師無復有書院。康熙庚辰，順天府尹錢晉錫設大興、宛平二義學以教士。宛平附於宣武門外長椿寺，大興則僦屋於洪莊。洪莊者，洪文襄公承疇之賜園也，在崇文門外金魚池。嗣是，宛平之學并歸大興，延王崑繩主其事，從游者眾。順天府尹欲市莊內隙地構堂，孫文襄公奕沔不可，乃上疏，託言奕沔願割其地以建學。聖祖嘉其請，書「廣育群材」額以賜奕沔。孫聞之大驚，而無如何。王崑繩為之記，備敘其經營之始。乾隆庚午，改名金臺書院，肄業生徒甚眾，籍隸他省者亦附焉。

正音書院

閩中郡縣皆有正音書院，即為教授官音之地。雍正戊申上諭：「凡官員有蒞民之責，其言語必使人人共曉，然後可以通達民情，熟悉地方事宜，辦理無誤。是以古者六書之訓，必使諧聲會意，嫻習言語，皆所以成遵道之風，著同文之盛也。朕每引見大小臣工，凡陳奏履歷之時，惟有閩、廣兩省之人，仍係鄉音，不可通曉。夫伊等以現登仕籍之人，經赴部演禮之後，敷奏對揚，仍有不可通曉之語，則赴任他省，又安能宣讀訓諭，審斷詞訟，皆歷歷清楚，使小民共曉乎？官民上下，言語不通，必使胥吏從中代為傳遞，於是添設假借，百病叢生，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。且此兩省之人，其言語既不可通曉，不但伊等歷任他省，不能深悉下民之情，即身為編氓，亦不能明悉官長之言，是上下之情，扞格不通，其為不便實甚。但語言自幼習成，驟難更改，故必徐加訓導，庶幾歷久可通。應令福建、廣東兩省督撫，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教官，徧為傳示，多方訓導，務使語言明白，使人易通，不得仍前習為鄉音，則伊等將來履歷奏對，可得詳明，而出仕地方，民情亦易達矣。」各處正音書院，上諭所建。無如地方官悉視為不急之務，日久皆就頹廢，乃至嘉、道時僅存邵武郡城一所，然亦改課制藝矣。

雷翠庭創龍峰書院

副都御史寧化雷翠庭，名鉉，以乾隆癸酉督學浙江，專以表章正學為己任。嘗訪戴山遺集於其後人，得而刊行焉。又刊陸清獻年譜以教士，揭張楊園之墓，一再序其遺集而又為之傳。蓋自張清恪撫閩，創龍峰書院，以正學訓士，蔡文勤公實主講席，雷實少時肄業而有得焉。

葉南雪主講越華書院

番禺葉南雪，名衍蘭，詩、古文、詞、書畫，皆名其家。以軍機章京告歸，主講越華書院二年，足跡不入官府。榜聯於院之講堂云：「吾亦澹蕩人，常時不肯入官府；名豈文章著，諸君何以答昇平。」

唐確慎主講金陵書院

善化唐確慎公鑑，為理學名臣，宣宗登極，詔大臣各舉所知，諸城劉文恭公鏗之薦起之，敷歷外臺，垂三十四年。開藩江左，以疾告歸。文宗踐祚後，詔召赴闕，進對十有五次，時政利弊，靡所不罄。上以其力陳衰老，不復羈以職守，令還江南，矜式多士，時方主講金陵書院也。其官京師，相從講學者，為倭文端、曾文正、何桂珍、吳廷棟、竇埈數人。

黃彭年主講蓮池書院

黃彭年主講保定蓮池書院，手定堂規，廣置書籍，課以時文、經、史、詞章，著弟子錄者甚夥，乃請於李文忠公鴻章，以官費購各省局刻書於院中發賣，僅加運費之半。暇時，即召諸生談藝。黃無志出山，由文忠密保簡放襄陽道，諸生入賀，黃笑曰：「吾守節多年，今日不免嫁人，奈何！」院地本元張柔故宅，規模宏敞，為北方書院之冠。繼黃為院長者，武昌張廉卿裕釗、桐城吳摯甫汝綸。

萬劉主講龍門書院

上海龍門書院，創自應寶時，地在城西幽處，陂塘蘆葦，頗似村居。講堂學舍，環以曲水，規制亦甚嚴肅。學生名額限二百人，課程以躬行為主。萬清軒、劉融齋先後主講，甚負時望。每午，師生會堂上請益考課，寒暑無間。誦讀之外，終日不聞人聲。有私事乞假，必限以時，莫敢逾期不歸。劉主講最久，土論尤協。途遇其徒，望而知為院中人也。劉沒後，一顯宦告休寓此，大府薦主是院。學生執業以請，則告以生輩高材，何煩日課。乞假以出，則告以生輩植品，何煩定假。積日既久，院中出入無禁，日夕在外者有之，課試一事，等諸尋常校藝，昔之良法美意，蕩然盡矣。應初意，欲駕學海堂而上之，專講躬行，輔以文術。然學海堂定制，用意極精：以廣東物力之富，道光全盛之時，而公費歲入不過五百金，僅可自給；但立學長，不立山長，學長若缺，即由學生推補。阮文達公當時創建，其儉如此，上以杜貴要挾薦，下以杜游間請託，而專為真讀書之士，謀一下帷地也。龍門大旨與學海相類，而主講者束脩優厚，予人以覬覦之端，未及二三年，時移而事遷矣。

李胡曾建書院之用意

李文忠公議建求忠書院於皖，聘侍郎吳廷棟主之，吳辭曰：「書院之設，從俗校文則可，別立名字則不可。」胡文忠公建箴言書院於鄉，聘孝廉汪士鐸主之。曾文正公議調宜擇精帖括制藝為師，不宜求古。

廣雅書院

廣雅書院為張文襄公之洞督粵時所設。時粵士皆沈溺帖括，罕有留意經、史者。文襄為聘通儒主講，復延名宿，令司分校，月課經、史、詞章，旁及輿地、格致、算術，課程精密，膏獎優渥，士風為之一變。院在西城外數里，近彩虹橋，風景清幽，花木蔥蘢。文襄政暇輒詣，與諸生論文。盤桓竟日。院有一池，未及種蓮，文襄倚欄憑眺，偶言及之，為院中支應某員所聞，密為佈置。文襄翌日再過，則數畝方塘，芙蕖盛開，文襄詫之。召某至，詢以何策，某以實告。蓋池水甚淺，某預收貧蓮數百，投於池中，僅露其半，驟視之，幾疑其為蓮塘也。文襄大笑。

于蔭霖演講於敬敷書院

光緒朝，于蔭霖為皖藩時，省城敬敷書院為寒士肄業之所。于集諸生於堂前，娓娓陳說，多身心性命語，並命諸生於讀書餘暇，作雜誌、日記各一本。定期赴堂校閱，按簿翻覽，無一遺者。某生日記簿內，有「時已夕陽在山」等語，斥其過文，謂宜以時刻為記。又有某生雜誌簿內，於宋儒語錄，登記頗詳，于極嘉尚，提作高才生。突問之曰：「『明德』二字作何解？」某生遲疑不能對。于詳為解說，至千餘言。

欽派孝廉書院山長

長沙徐壽蘅尚書壽銘，曾面奏德宗，學堂不如書院之善，因力薦孔憲教，言其丰裁峻整，學問優長，如以為孝廉書院山長，於風俗人心，實大有裨益。旋奉廷寄，令湘撫以孔為孝廉書院山長。

蔣果敏設義塾

蔣果敏公益豐攻克杭州，自城及鄉鎮村落，無不為置學塾，一塾一師一僕，年費錢百千，村農子弟皆令就學，力不贍者，更予飲食。

王子江設義塾

王子江，順天人，自少業攻木之工。沈毅敏捷，長於決斷，同儕咸敬服之。未幾，即長其曹，因集資自設木廠，時值咸、同兵燹之後，陵寢、園囿大興土木，木廠發達，而王之才識又為同業冠，不數年，遂擁巨資。因慨自幼失學，未能大展抱負，立誓捐產設學，普收貧寒子弟。京城內外，先後設立義塾數十所，各為置產生息，以給脩脯，費逾巨萬。而其終日孜孜籌畫擴充推廣之方法，十餘年如一日也。光緒初，某京兆上其事於朝，當事者邀虛譽，將其所辦各義塾收歸官辦，遂日見廢弛矣。然庚子以前，各義

塾尚有存者。

我鄧先生

贛州鄧慕濂為當代名儒，家居時，有田在城南，秋熟，視穫，挾小學書坐城隅，見貧人子拾遺穗者累累，招之曰：「來，吾教汝讀書。能背誦書者，吾與汝穀。」群兒爭趨趨之，始導以識字。既使諷章句，又以俚語譬曉之，群兒咸踴躍稱善。既卒穫，群兒嗥曰：「穫卒，先生且歸，奈何？」有泣者。自是每秋穫，群兒則就學焉。故城南人無少長智愚，咸稱之曰「我鄧先生」。

北學南學關學

孫夏峰奇逢講學蘇門，號為北學。餘姚黃梨洲宗義教授其鄉，數往來明、越間，開塾講肄，為南學。關中之士，則群奉西安李二曲顯為人倫模楷，世稱關學。

學約戒約

南海勞潼，字潤之，號莪野，乾隆中，領鄉薦，官國子監學正。家居奉母，絕意仕進，從學者歲常數百人。立學約八則，戒約七則，曰：「苟犯此者，勿入吾門也。」

施愚山講學

宣城施愚山，名閏章，任湖西道參議時，暇日，與諸生講學，有具牒請質者，施曰：「此講習地，聽訟有官署。」令就坐。講長幼有序，極陳兄弟之恩，且曰：「某少孤，終鮮兄弟，見友恭者固欣然慕，即見鬪鬻者亦心動，以為彼尚有同氣，或猶可轉乖為和也。」言下涕泣。忽末座二客相持大慟，各出袖中牒燻之，蓋兄弟訟產□年不決者。曰：「吾小人，今遇賢賢而不洗心者，非人也。」遂讓所爭者為祀產。

彭勤止講學

長洲彭勤止，名定求，學宗王陽明，晚年解組，家居講授，益提倡「知行合一」之說。時有作書極詆陽明者，彭見而恫之，以為人謂陽明倡「良知」之說，病其為禪，則「良知」兩言，出於《孟子》，豈並《孟子》將病之乎？又謂明之亡，不亡於朋黨，不亡於學術，意以此歸獄陽明，嗟夫！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說，互相警覺，互相提撕，則必不敢招權納賄，則必不敢妨賢虐忠，必不教縱盜戕民。識者方恨陽明之道不行，不圖誣之者，顛倒黑白，至於斯極也。

孫貽經授德宗讀

錢塘孫子授侍郎貽經嘗入毓慶宮授德宗讀。語人曰：「上之天資聰明，真非常人所及，讀書不三遍即成誦，能熟背；授之講解，未嘗或忘；其或有所疑而垂詢者，則皆講義之所未及，或與他篇有牴牾同異者也。」時聖齡纔□四五耳。

賈楨課恭王

大學士賈文端公楨，宣宗時傳恭王，甚嚴密，嘗課讀《通鑑》三過。及主試江南，宣宗手書與之曰：「自汝出京，六阿哥在書房，又胡鬧矣。」後恭王翌輔穆宗，成中興之美，皆由此也。

道人教年羹堯

年遐齡有子曰羹堯，七歲時，遐齡輒攜之游山。一日，遇道人，遽撫其頂曰：「是兒奇貴。惜欠後福。」又曰：「能從我學，或可變化氣質。」遐齡遂延道人館其家。既至，擇高樓，與羹堯共居，索桌凳數□具置樓上，飲食便溺，以繩上下，約三年乃下樓。遐齡從之，有時至樓下竊聽，但聞樓上步履聲，踊躍聲，挪移桌凳聲，指揮進退聲，隱若演陣。逾年，則聞書聲琅琅，徹夜不息，書語隱奧不可解。又逾年，寂然無聲，從他樓窺之，則兩人相對瞑坐而已。會遐齡妻病劇，亟欲見子，遐齡不可。妻搥胸哭泣，不得得已，覓梯呼羹堯。道人張目曰：「敗矣，學備而養未至，他日必以氣債命也。」歎息辭去。自後遐齡屢戒羹堯養氣，羹堯不悟。禍發，并欲逮遐齡，朱文端公軾爭之而罷。

凌曉樓為塾師

凌曉樓名曙，嘉慶間江淮大儒也，治《何氏春秋》、《鄭氏禮》尤精審。其少時讀書之苦，有與牧豕、負薪相仿佛者。□歲就塾，年餘，讀《四子書》未畢，即去香作，雜傭保。然停作，輒默誦所已讀書。苦不明瞭，鄰之富人為子弟延經義師，乘夜，狙其軒外，聽講論數月。其師覺之，乃閉外戶不納。憤甚，求得已離句之舊籍於市，私讀之達旦，而日中傭作如故。年二□，乃棄舊業，集童子為塾師。童子從之游，則書必熟，作字正楷，以故信從眾，脩脯入稍多。益市書，遂博通博壹，學以大成。

秋水園改家塾

伊墨卿名秉綬，福建寧化人，以名進士出守廣東惠州，歷官多稱職。後遭父喪，還閩，營秋水園，供母夫人游憩。未成，母卒，改家塾，榜其柱曰：「未能將母園何用，且望成才塾有靈。」

太祖教訓諸公主

天命癸亥，太祖御八角殿，訓諸公主以婦道，毋陵侮其夫，恣意驕縱，違者罪之。

高宗訓□一阿哥

乾隆丙戌，諭：「昨見□五阿哥所執之扇，題畫詩句，款為『兄鏡泉』三字，詢知為□一阿哥手筆，此非皇子所宜。皇子讀書，惟當講求大義，有益立身行己，至尋常琢句，已為末務，何可效書生習氣，以虛名相尚乎。□一阿哥方在童年，正宜涵養德性，尊聞行知，豈可以此浮偽滂其見識乎？朕在藩邸，未嘗私取別號，猶記朕二□二歲時，皇考因辦當今法會一書，垂詢有號否，朕敬以未有對，皇考即命朕為『長春居士』，和親王為『旭日居士』。朕之有號，實皇考所賜，未嘗以之署款，此和親王所知也。我國家世敦淳朴，所重在國書、騎射，凡我子孫，自當恪守，烏可效書愚陋習流入虛謾乎？設相習成風，其流失必至羽林、侍衛以脫劍學書為雅，相率入於無用，甚且改變衣冠，更易舊俗，所關非小，不可不防其漸。著將此諭實貼上書房，俾諸皇子觸目儆心，勿忽！」

高宗教孫

高宗之教誨皇孫、皇曾孫、皇玄孫也，嚴厲異常。然皇孫輩皆不喜讀書，泰半曠課，而上書房各師傅遂有間六日不到者。高宗乃降旨申飭，略謂：「皇子等年齒俱長，學問已成，可毋須按日督課。至皇孫、皇曾孫、皇玄孫等，正在年幼勤學之時，豈可稍有間斷？總師傅嵇璜年已衰邁，王杰兼軍機處行走，情尚可原，著從寬交部議處。劉墉、胡高望、謝墉、吉夢熊、茅元銘、錢榮、錢越、嚴福、程昌期、秦丞業、邵玉清、萬承風，俱著交部嚴加議處。至阿肅、達椿，身係滿洲，且見為內閣學士，毫無所事，其咎更不能辭，均著革職，各責四□板，留在上書房效力行走，以贖前愆而觀後效。」

宮訓圖

乾隆間，繪歷代后妃之有德者，為《宮訓圖》，凡□二幀：曰《燕妮夢蘭》、《徐妃直諫》、《許后奉案》、《曹后重農》、《樊姬諫獵》、《馬后諫衣》、《西陵教蠶》、《姜后脫簪》、《太姒誨子》、《婕妤當熊》。每歲終，張於東西六宮，平日收藏於景陽宮後之學詩堂。

孝欽后講詩書

孝欽后在宮，每日午後，輒集主位【宮中妃嬪也。】及宮女等講解史書及《詩》，旬考一次，有獎。小內監亦有受課者。

八旗家庭教育之禮法

八旗之家庭教育，於禮法最嚴。子弟入諸長上之室，朝夕問安，皆侍立，命之坐，不敢坐；所命，聳聽不敢怠；不命之退，不敢退。路遇長上，拱手立於旁，俟過而後行；賓至，執役者皆子弟也。其敬師也亦然。子弟未冠以前不令出門，不得已而出，命老僕隨之，懼其隕越也。

張楊園家教之嚴

桐鄉張楊園名履祥，有子名維恭，字默斯，未冠時，命暫以幅巾禦寒，默斯不欲。隆冬盛寒，囚首露頂，家人患之，託門人姚瑚告楊園，瑚難其辭。一日，寒甚，始致辭曰：「默斯頭凍如此，恐或多疾，奈何？」則厲辭曰：「與之幅巾，彼既不肯，此頭何妨凍落。」因言：「年前太福【僕陸慎乳名也。】小時，出鎮私買一帽戴之，予見之怒甚，投之於廁，可以待子不如待僕乎？」

朱竹垞析產時之家教

朱竹垞晚年有析產券，其文如下：「竹垞老人雖曾通籍，父子只知讀書，不治生產，因而家計蕭然，但瘠田荒地八□四畝零。今年已衰邁，會同親族，分撥付桂孫、稻孫分管，辦糧收息。至于文恪公祭田，原係公產。下徐蕩續置蕩七畝，析荒地三分，均存老人處辦糧，分給管墳人飯米。孫等須要安貧守分，回憶老人析箸時，田無半畝，屋無寸椽，今存產雖薄，能勤儉，亦可稍供饘粥。勿以祖父無所遺，致生怨尤。儻老人餘年再有所置，另以續析。」

王匡廬教子

王與敕，字匡廬，家居，不以時義程督子弟，詩、古文各徇其意。親串或諷之曰：「諸郎君幸早露頭角，何不令銳力場屋，顧為爾耶？」匡廬怡然曰：「君勿言，彼伏獵侍郎，詎是寧馨物耶。」

韓旭亭教子

韓旭亭名是升，司寇對父也。年四□，棄儒冠游四方。其語人曰：「天下事多矣，未有驕盈而不敗者。」故謙抑自居，雖僕夫、老嫗，必接以溫顏。子任封疆而旭亭樸素如故也。嘗寄書司寇云：「余今年秋收頗佳，所植菽粟，頗足釀酒，筆墨足以代耕，儘有餘享。汝所獲廉俸，養妻孥猶有餘貲，切勿貪分外財，致使七□垂盡之翁被累也。」司寇謹守父教，故始終以敬謹受仁宗知遇。屢登高位，皆秉家範。老遊燕、粵、吳、越，愈輕健，如三四旬人。甲戌春，壽八□，仁宗賜匾旌之。越二歲，無病終。

鄭板橋教子

鄭板橋嘗誡其子曰：「一捧書本，便想中舉、中進士作官，如何攫取金錢，造大房屋，置多田產。其不能發達者，鄉里作惡，小頭銳面，更不可當。」又云：「新招佃地人，必須待之以禮，彼稱我為主人，我稱彼為客戶，主客原是對待之義。」又云：「一夫受田百畝，若再求多，便是占人產業，窮民將何所措手足乎？」

阮文達教子

阮文達公元之子賜卿名福，生於粵督署，一時僚屬餽獻悉令卻去。文達占絕句，書小紅櫺示之曰：「翡翠珊瑚列滿盤，不教爾手一相拈。男兒立志初生日，乳飽飽甘便要廉。」

炳半響教子

炳半響，光緒間，官都察院筆帖式，有子年□五，晝夜課之讀。盡《□三經》矣，更以《國語》、《國策》、《史記》督責之，子不堪其苦，嘔血死。妻痛子，亦殞。乃大悔，以所居在京師南城隍廟之天倪閣，因繪《天倪閣圖冊》以悼亡。

萬承蒼受胎教

雍、乾朝士，主張陸象山之學者二人：一臨川李侍郎紱，一南昌萬學士承蒼也。承蒼有賢母李氏，方孕時，每默祝於影堂曰：「不願生兒為高官，但願負荷先世之學統。」以萬先祖如明刑部侍郎虞愷、光祿卿汝言，皆講學於陽明、念庵之門，號為碩儒者也。承蒼少入塾，果喜讀宋人講學之書，論者謂得之胎教。

崑山三徐受母教

崑山三徐之太夫人，顧亭林女弟也，世稱其教子極嚴，課誦恆至夜午不輟。三徐既貴，每奉命握文柄，太夫人必以「矢慎矢公，甄擢寒賤」為勗。太夫人未六□，立齋已登九列，持節秦中，所識拔多知名士，健庵以編修總裁北闈，果亭以編修典試浙江，皆母教也。

汪文端受母教

山陽汪文端公廷珍，年□二而孤，母程太夫人撫之成立。值歲凶，母子日一食，或終日不得食，太夫人終不肯使人知。曰：「吾非恥貧，恥言貧耳。言貧則疑有求於人，故不為也。」歲除無米，使僕索舊墟城外，抵暮歸，無所得，各飲茗一甌，嘗鹽菜數莖，就臥。及汪貴，風裁嚴峻，正色立朝，造次必於禮法，太夫人教也。

尹元孚母作女訓

博野尹元孚侍郎會一母李太夫人，憫民俗怙侈，嘗作女訓質言，為高宗所聞，因御製五言律一。堂額一、楹聯一以賜之。

錢文端母夜紡授經

嘉興錢文端公母，知書，工繪事，自號「南樓老人」。貧時，嘗鬻畫以供饘粥。文端承母訓，嘗奏呈《夜紡授經圖》，御題二絕句，有「嘉禾欲續賢媛傳，不愧當年畫荻人」句。又進呈太夫人畫冊，每幅有其父綸光題句，御題詩□二章，有「子昂題句仲姬畫，頗有今人似昔人」之句。御製《懷舊詩》列錢於五詞臣中，有云：「少年困場屋，賢母授之經。故學有淵源，於詩尤粹精。」

畢秋帆母訓子詩

閩秀之能詩詞而學術淵純者，當以太倉張藻為第一。藻字子湘，秋帆制府之母也。秋帆之撫陝也，留居山東，以詩寄之曰：「讀書裕經綸，學古法政治。功業與文章，斯道非有二。汝久宦秦中，滄海封圻寄。仰沐聖主恩，寵命九重賁。日夕為汝祈，冰淵慎惕厲。譬諸構榑材，斲小則恐敝。又如任載車，失誠則懼躓。捫心五夜慚，報答奚所自。我聞經緯才，持重戒輕易。教敕無煩苛，廉察無苛細。勿膠柱糾纏，勿模稜附麗。端已厲清操，儉德風下惠。大法則小廉，積誠以去偽。西土民氣淳，質朴鮮靡費。豐、鎬有遺音，人文鬱炳蔚。況逢郅治隆，陶甄綜萬類。民力久普存，愛養在大吏。潤澤因時宜，撙節善調理。古人樹聲名，根柢性情地。一一踐其真，實心見實事。千秋照汗青，今古合符契。不負平生學，弗存溫飽志。上酬高厚恩，下為家門庇。我家祖德貽，箕裘罔或墜。痛汝早失怙，遺教幸勿棄。歎我就衰年，垂老筋力瘁。曳杖看飛雲，目斷泰山翠。」其卒也，高宗賜御書「經訓克家」四字以褒之，故秋帆遺集以「經訓堂」名。

洪稚存母機聲燈影圖

洪稚存太史亮吉，幼孤貧，母夫人教之讀書。一日，稚存從受《儀禮》，至「夫者妻之天」，慟絕良久，呼曰：「吾何戴矣！」遂廢此句。稚存貴後，繪《機聲燈影圖》，徧求名輩題詠以表揚之。

張姜氏教子

陽湖張蟾賓妻姜氏，年二□九而寡，即惠言及琦之母也。時惠言四歲，琦方在孕中，女已長，姜氏與女同作女工以自給。及惠言九歲，出依世父學，一日，歸已暮，無所得食，遂寢。翌日，餓不能起，姜曰：「兒不慣餓，憊耶。吾與而姊弟時如此也。」夜作針黹，並課二子讀，輒至漏四下始寢。事姑能得其歡。年五□九卒，時二子已皆知名矣。

鄂文端誡弟

鄂文端公爾泰當國時，其弟鄂爾奇亦位躋正卿。一日，退朝，過爾奇書齋，見陳設都麗，賓從豪雄，甫掀簾，不入而去。爾奇急詣問故，庭立責之曰：「汝記我兄弟無居祠堂時耶！今偶得志而侈泰若是，吾知禍不旋踵矣。」爾奇跪泣謝罪，始已。嗣後伺文端往，先藏珍器，屏燕朋，乃敢見。然卒為李衛劾奏，以侈敗。

